正誼堂全書

D仁3
743
80

門七13
號743
卷80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海寧陳世儀

洪武孝慈錄一書直是師心自用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楊諟云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二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

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逐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宋人於銓選時必問其葬父母與否亦見於朱子策試榜諭此法大有益於禮教又文集一百卷勸諭榜內有云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此一言大有益於喪禮

孔氏禮記卷首疏云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羲惟經三姓鄭康成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凡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繁而無用今並略之惟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帝王世紀云伏羲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

別號封禪云無懷氏在伏羲之前今在伏羲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又太上貴德 鄭註云太上帝皇之世孔疏云熊氏謂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註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註 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其五帝者鄭註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 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月令云其帝大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呂刑云皇帝 清問下民是也愚按此等處只宜分別諸家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禮器云禮者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云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亦大略相似但鄭遂以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官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三千則拘矣

經文用字有對文散文之不同又有古今之不同如幼子

常視毋誑疏云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觀視於物作示人單作示字又著見以物示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爲屨今戶外有二屨疏云古人之言屨正謂單者也此皆古今之不同也

毋踖席孔疏云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爲躐席也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按集說卽以玉藻之躐席爲踖席恐非是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在東集說止云闑東爲右欠明

拾級聚足鄭註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集說卻將拾字正解作涉字不是

帷薄之外不趨疏云薄簾也愚按賈生治安策帷薄不修卽此薄字

奉席如橋衡鄭註云橋井上榉轳疏云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集說卻云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解來卻相反

孔疏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者謂南北設席坐

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在西方東鄉是在陰
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按集
說於此條載朱子之說似不如孔疏之詳孔疏又曰此據
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牖
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
愚按曲禮所言是竝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
下恐不當引此說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燕禮鄉飲禮皆不云
拜受於尊所集說呂氏云以禮與侍飲異也孔疏云疑是
文不具耳愚按孔疏是

餕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二
解

水潦降不獻魚鼈孔疏引定四年水潦方降謂天降下水
潦魚鼈難得集說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此等
處不見得誰是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
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
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
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
解豈可通平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註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云

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

曰傷故弔有弔詞傷有傷詞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

集說殊欠分明

禮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鄭註云爲其遽於事且不

能備物孔疏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非謂

都不刑其身也鄭註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

孔疏云若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若罪已定將刑

殺則適甸師氏集說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

也愚按先王於上下之際分別如此爲士君子者其可不

知自異於庶人乎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集說不言貔貅是何獸孔疏曰貔貅

是一獸又曰貔一名曰豹虎頭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

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

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

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

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慎同愚按集說於此亦略不言

孔疏言易繫辭著龜相似無長短億四年左傳晉太史欲

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愚按孔氏甚尊康成而此卻不以其說爲然

孔疏天子諸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據筮人而言次事惟卜不筮則據表記而言小事無卜惟筮則據筮人而言又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鄭註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二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又疏云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說得諸經異同處最明又鄭註大事卜小事筮疏則云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蓋緣鄭註與疏前意不同故爲之斡旋如此

泰龜泰筮疏云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太龜太筮也愚按龜筮而尊崇其名如此古人之敬卜筮如此

介者不拜孔疏云介甲鎧也集說云介胄也集說誤

曲禮下云提者當帶孔疏謂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集說止云深衣之帶也便不明白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孔疏謂衡

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凡言衡有二
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集說亦取疏意而刪去數語讀
者便難曉又後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孔疏云綏頽下之貌
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綏此視以面爲平故綏下於
面則上於衿也集說亦本之而不如疏之明
主佩倚則臣佩垂孔疏云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
倚身集說卻云微俛則倚於身微俛二字不是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註載有兩說其前一
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於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
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
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
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
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
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
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
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
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
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
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

爲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
服據後所言則裼只似袒衣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
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
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
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何樣露法想或
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祭祀之禮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
求陰陽獵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衡
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

世貴正嗣孫居其首愚按議禮者不可不知古今之變
席蓋孔疏謂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
得將喪車凶物入也集說卻云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
與雨恐集說不是
苞屨扱衽厥冠不入公門孔疏謂服問云惟公門有稅齊
註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
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
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
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
冠又不得入此厥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

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竝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孔疏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愚按古人既不得於君矣而猶待放三年既得玦而去國踰境矣而猶爲壇鄉哭素衣髦馬三月而後復服其忠厚不忘君如此鄭康成禮註所謂臣無君猶無天也此當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及三宿而去同看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曰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愚按此說樂制明矣然眾仲所謂大夫四士二則又如何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註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

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
爲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
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
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
事畢返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
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
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
祔竟竝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
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
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
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
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
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
作主愚按此疏敘作主次第最詳然又須看朱子答陸子
壽李繼善諸書
天子有后脩孔疏載鄭氏周禮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
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夕而徧愚按汪若文輩皆以此註
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
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處其過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鄭註云此蓋殷時制也孔疏云鄭註
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
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
與鄭惟指爲殷禮也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竝顯太宰之
下隸屬太宰之官故云先六大集說以鄭氏無所考證皆
臆說愚按若不作殷制看便不可解

大士孔疏云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
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相與大祝大卜相連皆
主神之士愚按集說不言大士是何官殊略孔疏又云司
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集說亦略不言

孔疏宗伯春日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
曰朝從初受名愚按此亦猶仁之有專言偏言也又如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

孔疏又曰案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
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
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
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所說羣后
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鄭康成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然又云諸侯春見曰
朝受摯於朝受享於朝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此不知其

何據孔疏第二云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亦不言其據

鄭康成又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孔疏竝不詳其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註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卻云御車也甚謬

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

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凡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愚按此條疏發明鄭氏天地之說最詳要之本於讖緯而不可據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註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愚按此註似不若集說方氏之無弊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孔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集說不及此意嫌略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孔疏云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云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二說不同集說爲長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

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
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
地方五百里其次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
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合者
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
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於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
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
程朱之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

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
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
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
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
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
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要服
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
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
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

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於唐虞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於夏也又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於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寧闕而不論而其解尚書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於王制雖從鄭而於尚書則仍主王肅

孔疏謂諸侯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曰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註云天子諸侯是也

愚按此等處註疏最分曉

註疏謂殷爵三等此或有之至引公羊何休之說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此則難從

孔疏謂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上農夫是受上地之農夫此言似有理不知朱子孟子註何故不從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註云此夏制也孔疏云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愚按此節集說引石梁王氏之說駁鄭註恐不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時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云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蓋始於周恐亦難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廱當代則各有異名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釋奠二字註疏無定解集說則竟略而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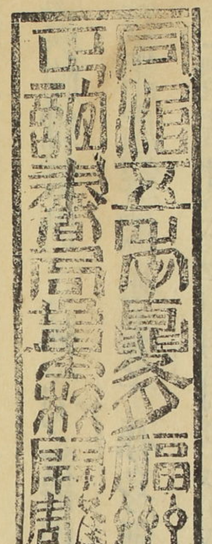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註云三田者夏不田孔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教授於世若以其所欲改隂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隂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豕見所藏之緯惟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愚按此言緯書之緣起最詳蓋漢儒眞以是爲孔子書也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讖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略而不言豈不疏乎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註云常用數之仂集說不明白又按禮器云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集說云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則集說於王

制固不主鄭說矣然鄭說自無病
制國用條引律歷志章部統元之說云十九歲爲一章四
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二元有四千五百
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愚按此災歲一
似應即在四千五百六十年之內疏謂災歲另算恐未然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孔疏云左傳大夫言三
月士言踰月此總言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
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二月者數死月爲三月士之三月正
大夫之踰月也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愚
按此處註疏甚明集說乃以爲不然何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鄭註云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盧植
云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
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引小記雜記虞祔之禮以證
孔疏謂盧解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故喪中之祭皆用死
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奠謂葬前祭謂
葬後愚按如疏之說則盧鄭二解本不相礙然中庸祭以
士祭以大夫二祭字卻難看作二樣



讀禮志疑卷之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長白福　倫紀堂分校

閩縣高景嵓又申外抄

讀禮志疑卷之五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海寧陳世儀

孔疏辨王鄭廟制之異同有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爲鄭學者排王肅並疑肅所表章之家語但孔氏於此止述眾說之同異而不斷其孰是至尚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於言鄭說之非蓋漢唐儒者解經必守家法故如此

孔疏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並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有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也愚按周世廟制莫備於魯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卿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其三公卽與諸侯同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註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大夫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士下士又與諸侯之中士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鄭註以此爲夏殷祭名而非周制一則證以周禮宗伯之文一則證以小雅祠烝嘗之文而於祭義郊特牲之言春禘者則直改爲禴此等

處集說亦無以議之

天子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條集說與鄭註不同集說謂有時祫有大祫王制所言乃是時祫鄭註則只是大祫並無所謂時祫集說謂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註則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又王肅以禘爲大祫爲小康成則以祫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祫卽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意以禘祫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孔疏云雖升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愚按依疏言則選士俊士猶未是造士直待學成然後免征而

爲造士依集說則選士俊士即是造士孔疏似長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一條集說謂以周制異而不言其異在何處孔疏謂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而此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愚按周法即如今之錢糧歸併戶部王制所言則明朝之各部考成也皇收冕冠冕不言衣鄭氏則補之曰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深衣燕衣褊衣玄衣不言冠鄭氏則補之曰其冠則弁追章甫委貌也又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又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故知養老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

又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又因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知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集說於此殊疏略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可見王政之等殺

六十不親學註云不能備弟子禮愚按弟子之禮亦且因年而減今人有老而營營於勢利甘爲人下者亦獨何哉

爲田九萬億畝疏本有二說一說謂萬億字誤一說謂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集說但謂經文誤

是用其前說愚謂皇氏說亦有理
地與星辰四游之說月令孔疏引鄭氏考靈耀之註甚詳
孔氏本不以說爲是然卻云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賢者裁
焉可見其守家法之嚴
孔疏又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
道東赤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
立春星辰西游日則東游春分星辰西游之極日東游之
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游日則南游夏至
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
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並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
九道本因四游而然今法既不用四游則日恐難以九道
言
鄭註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
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
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於此
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
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
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
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

略而不言何故

先立春三日孔疏云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愚按此則安知不是夏殷之法何以知其必是秦法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註則鄭以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

宿離不貸鄭註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其審察伺候愚按此句集說殊不若註疏之明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於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孔疏曰斗星隨天而轉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愚按此亦如日之不及天一度也然不知亦有歲差否

鄭註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律歷志因之蓋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愚按此考古歷者所當知季春大合樂鄭註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按周禮大胥賁鼓謂文王世子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春入學合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月令季春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鄭註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祭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疏曰此皆逸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尸祭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云祭祀稷七祀於宮中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

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　饌於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
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
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
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
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饋食
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
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
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
就其處也又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註云竈在廟門
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

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
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
尸如祀戶之禮孔疏云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
愚按論語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想春秋之末迎尸之
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此另自有謂而即
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又按鄭註五祀孔疏皆
謂是逸中霤禮文可見逸禮唐初尚存

鄭註於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
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
雩此月失之矣又於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註

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
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
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愚按此鄭註仔細處集
說皆略而不言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
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
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愚按君子之養微陰也與微陽同
蓋陰之不正者固當謹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
則必長養之月令之晏陰是也
鄭註補徵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
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於日之四
游四游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
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
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
管而不別候也惟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
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
長四寸五分八月用爲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
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

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能然之說非
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
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於六月乎
仲春云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鄭註以
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三十斤百鈞集說則謂鈞是
平其輕重之差以鈞衡石三字作一句愚按仲秋日夜分
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則鈞明是三十斤之鈞
集說於仲秋註云此與仲春同若如集說仲春之解則豈
可同乎
孟冬天子勞新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臧先
祖五祀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
社門閭謂之蜡其臟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集說殊不
明白
禴祠烝嘗四時正祭皆不見於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大
飲烝鄭註皆不作宗廟之祭講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註云文王以勤憂指壽武王
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愚按
鄭氏蓋恐人疑文王所以與之之故而以憂樂言之似切
實矣然聞以無逸永年矣不聞以安樂延年也斯言也得
無啓人主逸豫之念乎不若集說直指爲好事者之辭

文王世子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註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疏云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司樂相次故知司成即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愚按大司樂大司成各自一官註疏甚明小註卻云大司成即大司樂謬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疏云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愚按觀此則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者其中仍有天子諸侯大小之不同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註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註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於阼曰莅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尊是異

姓者誤矣

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愚按今士大夫有爲同姓設燕者亦當本此意爲之

守於公禰此本是遷主而謂之禰鄭註云言禰在外親也集說云禰當讀作祕愚按此亦當從鄭註

下管象舞大武只宜用註疏舊說集說取嚴氏之說殊支離

鄭註燔黍捭豚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俗之猶然孔疏云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其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愚按大古中古無定屬宜取是集說以此節爲上古非

立酒在室一條孔疏敘九獻之禮甚明可以補儀禮之缺但云大祫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此拘於康成祫大禘小之說也

孔疏謂鄭註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骭兩肩兩胉幷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

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
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
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
豚解云熟其殺謂體解而燔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
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
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
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殺謂體解訖
以湯爨之不至熟次於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殺雖
引特牲少牢然周禮遷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
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吕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

孰陰厭陰厭后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
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又司几筵註曰祼於室
饋食於堂繹於祊疏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
饋食其食未有黍稷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
夫士欠明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
集說不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孔疏云魯合郊禘也但郊
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　蹠倍公集說云成王之賜固非伯
禽之愛況非此二說當　從集說

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　爲非禮孔疏云大夫自有判縣之

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日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愚按此二說本一意所謂判縣者是君賜乃有論語註謂大夫四士二亦是如此

皆從其初皆從其朝此二語最好蓋以迹而觀則養生送死禮制日備較之黃桴土鼓營窟橧巢之日不啻霄壤究之因時制宜無非從其天理之自然三代之興何嘗非大道之行哉比前大同小康之語醇純多矣

鄭註云體其大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眾俎也孔疏云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眾俎也集說亦用此說愚按此恐未必然康成之意亦似不如此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鄭註曰耐古能字孔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愚按此古今字體之變不可不知集說止云耐音能略甚

禮運中精語如人者天地之心人情以爲田學者所當細

味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楫巳曰黃鐘下生林鐘
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
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
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
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
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
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
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
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竝行而不悖

自言祭祀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
者其義較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
或素或青卦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眞
亂或以青晉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
是鹿馬之類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瞍以歌詩諫王一人
禮之以多爲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
內心也此分氏又禮必本於太一孔疏云太乙者謂天地
之盡於外處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
禮有擯詔樂太一仍是諸子語眞氏讀書記云太一者即
氏云溫謂承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眞氏

自承藉愚按　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解忠
苟合之意又白
云將有祭祀　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
積漸不敢切　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此明
幐與溫本交　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
醴酒之用玄　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
棘之設此義　於此亦殊混
者非其至者　之數一條當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條同看
行者又不同　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註謂我字是
因名山升中　疏云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

焉愚按今集　爲之事愚按註疏此說比集說作孔子自言
王前巫而後
祭祀方用卜
氏曰巫掌祀
告王掌卜筮　愚按此可補史之略
之身而左右　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
一條當從眞　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貴亦是心
未分混沌之　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字翻出一个　有相步溫之至也鄭註解溫爲溫藉孔疏皇
太極之異名　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

禮記孔疏云今人喜用蘊藉二字蓋本此卽易物不可以
信二字最明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鄭註
禮也者合乎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
理爲文難觀迫也按註疏解愼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
自又按學其互言之
之所有故有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豪
之大法集說見禮器又見郊特牲蓋卽所云禮之近人情
必擧其定國與七介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不可直情徑
孔子曰我戰之乃見禮意
指知禮者孔笑此一句鄭註作封禪解集說駁之雖仍

用鄭氏中猶成也之義然只作巡狩燔柴解此等處集說
最有功蓋程朱以來諸儒之意也元明兩代不講封禪皆
是儒者解經之力經學之關係豈不大哉綱目梁天監八
年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
於泰山禪於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懋亦
賢矣哉
內則子事父母櫛縰笄總笄字無註孔疏曰笄者著縰旣
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髮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旣
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
寸纔中是也纔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

上冠有纚者無笄又婦事舅姑　櫛縰笄總鄭註云笄今簪也孔疏曰謂婦人之笄異於上　男子笄縰故於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註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　古笄尺二寸也大全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髽笄卽爲　固髽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笄之簪矣愚按合註疏及　朱子之言觀之則男子之笄有二種婦人之笄又另是一　種

升降出入揖游揖游二字註疏　集說大全俱無解惟小學註說得明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註疏集說　俱無解

自蝸醢至卵醢二十六物大全　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豫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喫緊爲人處

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此　恐其勞動故云然鄭註云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云依違言之而不迫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使不明白

妾御當夕之制不特註疏言之　而集說亦用之今人乃以

色荒爲疑不知此是言其制度如此若夫清心寡欲則存乎其人而已猶之天子之差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豈必徧嘗之哉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註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詩肆簡諒鄭註云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集說云諒言語信實也愚按應對之言而謂之諒蓋言以信實爲主也集說又一說簡者簡要此易啓人苟簡之病當刪

二十博學不教此一語最切今人病痛今學者皆於衣食之累往往以訓蒙爲治生之策甚有不及二十而爲人師者矣其爲害可勝道哉集說云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旨哉言乎

凡女拜尚右手孔疏云漢時行之也愚按觀此則唐初男女之拜已無左右之分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玄端而朝日註疏皆謂端當爲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

則爲燕服此與註疏集說俱不同

聽朔於南門之外鄭註云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愚按康成之意蓋謂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也經文止言南門外而不言明堂此註亦是補經之法

鄭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云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註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擧其一明其制同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爰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時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

王之宮室也愚按此疏說得最周密然謂太廟路寢明堂之制同屬可疑明堂位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太廟天子明堂其誤亦同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亦集說於月令玉藻殊欠明白閏月則閫門左扉立於其中鄭註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閎是閎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之五史參考之知其即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

陸賛王集說補正
亦備載孔疏之說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註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註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

為朝服也又朝立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玄
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其衣與玄無異但其裳以
素耳愚按此分別朝服與玄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
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諸儒引謂
君臣同服者非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孔疏
說得最明

麛裘青豻褒衣以裼之鄭註既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
語素衣麑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集
說絕不分別殊略
諸儒言明堂之說不一蔡邕六明堂太廟辟廱是一處此
說最無理

讀禮志疑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侯官陳玉賓朗如分校
侯官江鵬程搏九分校

讀禮志疑卷之六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海寧陳世儀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註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此最謬處集說非之是矣孔疏又載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愚按此則鄭又自相矛盾矣又鄭於大誥王若曰

亦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孔疏於書主安國傳故極言鄭之非於禮記主鄭義故不駁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公中階之上疏云南面三階故稱中愚按他經未見中階之名諸莊甫云中階是秦制似可信　明堂位車旂爵勺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云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最明

少儀云不疑在朝鄭註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玉藻謂童子見先生從入而入少儀謂童子曰聽事此最足見古人長幼之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註謂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毋循枉集說云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愚按以此推顏子之不貳過可見過之不貳有由於因循者

鋼敝者有由於因循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止云軌轂末也范軾前也鄭孔註疏則

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邸風濟盈不濡軌究其同異又
如犬則執緤條則引曲禮效犬者左牽之此等處是註疏
所長
學記術有序鄭註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
作州者非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埽
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
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
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
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小學大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
集說則並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
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
全背
朱卜禘不視學孔疏謂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
乃視學也集說謂不五年不視學則拘泥甚矣又孔疏謂
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
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集說亦
不能如此之詳
多其訊言及於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
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

不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於數者數
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
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
解勝集說

呻其佔畢一節皆是與時教必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
學其有無不必言矣集說謂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非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註謂學不必解則忘之易此解
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間斷言之亦非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註云不竝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
言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
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
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
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
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註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
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
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
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註云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

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愚按此解與集說不同然
中庸大德小德之義恐是如此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謂之耳愚按
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槩說
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
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二語足以括之
以樂記之禮樂與太極圖之仁義禮智對看則樂記之樂
兼得太極圖之仁樂記之禮兼得太極圖之禮義智然黃
氏日鈔則云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
故仁近於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
故義近於禮依此則樂記之樂乃是太極圖之仁禮樂記
之禮乃是太極圖之義智此亦似可從玩集說亦是黃氏
之意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註云其辭未聞孔疏云
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
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
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
氏日鈔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愚按此非謂夔之樂皆爲賞諸侯設也特歌此南風以賞
諸侯耳於理無礙孔疏自明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註
云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
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鄭也鄭謂鄭聚舞人行位之處
立表鄭以識之黃氏日鈔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爲
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註疏相反似只宜從註
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
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
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
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
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黃氏日鈔云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失
其和則憂也三王之不相襲禮以禮久而不修將麤而失
其中則偏也愚按此說似妙然註疏集說皆不如此解
樂言一章孔疏謂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
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愚按此數語最明白集說不
如也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註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於樂者
言恐當從註疏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
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
言集說誤
文采節奏四字黃氏日鈔云文采謂威儀節謂樂止奏謂
樂終也最明
先鼓以警眾三步以見方此初之節奏也再始以著往復
亂以飭歸此繹之節奏也故前又云廣其節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二

句當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同看蓋不可變不
可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不相沿不相襲者禮樂之積弊
者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當與論語游於藝及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同看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聞
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
以破文侯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
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

舊此本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證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衛音趨數齊音傲辟孔疏謂淫泆之外更有趨數傲辟故總謂之溺音此解亦勝集說

遲之遲而又久黃氏日鈔載方氏之說曰上遲字音穉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謂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此解甚妙集說略而不言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三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謙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註俱不同不可從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孔疏云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愚按此解性術二字最精集說欠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此八箇字作文之法亦盡於此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註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子貢問樂一條孔鄭雖考正其倒錯而仍存其舊以示傳

疑之意集說竟沒其舊非先儒註書之體也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郎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德於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註疏皆不如此解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今講家以此一段爲德盛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講家以此一段爲養純蓋德已盛而猶不敢以自足者自朝廷以至進退一步密一步涵養之功又如此此所以大法小廉而百官得其宜綱擧目張而萬事得其序也註疏集說大全皆不能如此明白於此可悟日新又新之分

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言雕鏤文章黼黻在有成事之後亦猶師乙之言歌在有勇有義之後也

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集說無解今

講家云言非空言行非强勉正明禮樂之意其中自有序和在甚明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集說解得不明孔疏云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爲窮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爲窮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若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此解分明

聖人論治必說到無以復加必說到過化存神必說到循序漸進五至言無以復加也三無言過化存神也五起言循序漸進也王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始起於心既得於身徵於人臻於天又終而至於悠久

統言之曰禮樂分言之曰三曰五蓋志也詩也哀也皆從禮樂中分出言之耳故三無五至猶言禮樂極其至而妙於無耳古人文字多變換故費後人解說三無五至即虞所謂惟康四方有眹先知之又即虞書所謂惟幾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黃氏曰鈔曰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旸自如者非風霆即地之神氣之爲耶

愚按日鈔之意蓋以風之在天與在地者各不同也註疏集說大全俱不若此之明白

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黃氏日鈔云者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者欲晦庵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說爲者欲其兆說爲有開愚按朱子之疑雖是然依鄭註及集說自好不必改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疏云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愚按一人之解不能不因前後而異同如此讀者何可不審又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註作定姜之詩亦與詩註不同孔疏亦引鄭志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坊記引君陳鄭註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並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倣恐終難信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心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孔疏云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愚按此段如孔疏之解自無病不知集說何以疑其非孔子之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義字上本無有字鄭註謂是闕文集說即增之而不註明其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註云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

集說欠明

凱以強教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日鈔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貌

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孔疏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愚按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與夏忠商質周文之說恐不相類又按夏道尊命一條說可相通與三正記之說也取石梁王氏之說曰此一章未即夏忠商質周文之說

敢信以爲孔子之言恐亦難一槩不信

事君遠而諫則謗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强欲諫諍則是

詔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此非

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

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惟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

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

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

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

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愚按此又

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表記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

帝熊氏訓解以此二句專就所用之牲言可免劉註抵猶

之疑

緇衣王言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黃氏日鈔

云綸繩也大於絲綍索也又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所視

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甚明集說不詳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註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

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

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註尚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敘三苗之始末最詳

深衣續衽鉤邊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下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註孔疏皆無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近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於改過處愚按此說勝於呂氏

孔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上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按孔疏原本鄭註最明集說殊欠明白

毀方而瓦合鄭註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銳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銳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鈔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酒客言與後所謂礙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孔疏云麤疏也翹起發也甚明集說亦不明

孔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愚按儒之德兼剛柔而要以柔爲本孔疏此解精矣

沮之以兵世亂弗沮沮字集說無解鄭註云沮謂恐怖之也孔疏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愚按沮與阻是二字不得混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沮在呂反

冠義三加彌尊孔疏云士禮故三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大夫無冠禮諸侯則四加而有立冕也天子當五加衮冕也集說不明

昏義孔疏云納采問名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而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愚按今多用幣者矣此昏禮之失也

鄉飲酒之義孔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集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註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以此經云鄉人士君子故知此篇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愚按今人認鄉飲專爲養老之事失其義矣

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孔疏云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此一段看得陰陽最分明立賓以象天而坐則於西北陰位立主以象地而坐則於東南陽位分明是先天後地之理

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此三射之外又

有鄉射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眾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
射愚按此一條言射之類最詳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
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倣此愚按此說得
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於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己之道猶
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燕義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孔疏謂游卒未仕者也
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註云貴游子弟王公
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
仕者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不與於國子唯民庶所爲國
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愚按有國子又有游卒猶書有三
宅又有三俊皆儲以爲他日之用者也

眞西山龍王祠記曰壇而禜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
今異宜豈必皆同愚按龍而廟祀之終不如古禮之善

羣經音辨中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同如書曰雨曰濟暴綦
大德之類大約今本皆唐天寶三年詔尚書古體文字勒
依今文孔穎達正義雖在天寶前然經當時改定羣經音
義是本陸氏經典釋文故猶存古字

漢孔氏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

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疏云尚書緯及孝經
讖皆云三皇無文字此不同者蓋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
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
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
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平愚按世多咎
孔疏之引讖緯觀此條則其胷中涇渭自分其引之者亦
是擇其近理者取之似未可深罪也若何休之解公羊妄
言孔子受端門之命則眞爲侮聖言矣
公羊傳序疏云何氏作墨守廢疾膏肓蓋在註傳之前猶
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註書愚按此可想見古人著作
之次第
家禮陳冠服條下註云有官者公服無官者襴衫性理載
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
也必須用時之服至昏禮則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
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
所以重正昏禮也不若從古之爲正黃氏端節曰士昏禮
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
夫之執也按昏禮冠禮卻是兩樣意思
鄭康成註周禮膳夫醬字云醬謂醢醢賈疏云醬是總名
按此則知古所謂醬絶非今所謂醬

經典釋文一書本自單行後人强以合於註疏往往有異
註疏牴牾處如周禮司裘註糅字豜字陸氏音釋卻作參
字干字
齎字鄭司農云齎或爲資鄭註外府曰行道之財用也註
掌皮則曰予人以物曰齎賈疏謂齎有兩義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以庫門爲中門
鄭康成以雉門爲中門賈疏發明康成之意最詳蔡九峯
註康王之誥卻仍主司農之說何也
鄭康成註周禮追師副字曰若今步繇賈疏云漢之步繇
謂在道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

遠亦無以知之矣又註編曰若今假紿疏云亦是鄭之目
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愚按此可見事有不必曲
爲之說者大抵闕疑有二樣一是我不能驗通而當闕以
俟之一是事本不可通而當闕而宜之
康成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愚按藪便是變成
平之漸
鄭註周公所測之地中在今潁川陽城疏云度公度景之
處古迹猶存卒都洛邑不在潁川地中者欲取河洛之間
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卻仍在畿內
愚按此可見古人建事雖考之天道必以人事爲主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註云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羲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註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霸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九夫爲井鄭註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賈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愚按觀此則井田內自有活法而後人紛紛疑之者過矣又載師註疏亦可見其爲活法見別本

封人歌舞牲鄭註云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愚按此可見古人感神之法無所不至

據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則惟正陽之月有救日食之法而

尚書季秋日食救之者賈疏謂上代之禮不與周同然則
故人職救日月則詔王鼓而春秋記日食不記月食聖人
用意亦有不必盡同者歟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為之
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
德為一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
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而後德為一是三皇五帝所
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為三
王所行又以仁義為五帝三王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
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
為陋也

仇讎調人疏云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又云漢時徐州刺史
荀文若問亦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
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亦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愚按此疏辨仇讎海字之義好
媒氏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康成據易參天兩地之
義則謂必三十二十然後可嫁娶王肅據家語之文則謂
言其極不是過亦王說似近情然古今風俗不同則鄭說
亦未可盡非

委人職云凡疏材木材註疏皆只解疏材不解木材木材
二字疑有誤不當在此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
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註
於誦訓之方慝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
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草人註云土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
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註亦引氾勝愚按註疏竝
不言氾勝是人名是書名齊民要術內亦止稱氾勝之書
曰俱欠明
大宗伯言社稷而不言方澤註疏謂是舉社以表地此與
中庸言郊社一例又如賈疏解朝宗覲遇云四方諸侯來
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按古人文
法往往如此
九命作伯鄭註日得征五侯九伯者賈疏曰左傳五侯九
伯汝實征之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
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
二伯共分各得四侯牛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
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愚按鄭說

勝賈服然杜註卻不從鄭

鄭注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愚按漢儒解上帝后土必言其居之所在此雖未必然然亦不可不存其說又鄭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萌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帝之精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賈疏云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愚按此亦可謂達鬼神之情狀

大宗伯疏謂禮無祭海之文故鄭司農以日月星海解四望而後鄭不從可見先儒議禮必不肯為無據之言

小宗伯疏曰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之義愚按此可見古禮之不同

肆師職註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註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寘河南縣於成周寘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愚按此已見載師但

此更詳此等疏當合在一處

肆師職云封於大神鄭註云封謂壇也愚意封禪之封卽此意

康成詳表貉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然則康成已不知其爲何神祭者如何盡誠曰但知其爲造兵之人而已不知其爲何人亦可也

肆師表貉疏云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疑有誤

鬱人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祭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愚按先王以香氣求神而又有差等如此又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愚按此又可見名之變　鬯人掌共秬鬯鄭註云秬鬯不和鬱者又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疏云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愚按今蔡傳洛誥秬鬯卽以鬱金解之此是本禮緯說若依康成說則鬯屬鬯人不用鬱又酒正疏云鬯人所造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五齊三酒別也要查王制賜鬯曲禮下摯天子鬯註疏

鄭註鬯人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疏

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愚按康成引經猶有誤處甚矣讀書之難也

司尊彝註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愚按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酳尸卽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卽王之酳尸也再獻者卽后及賓之酳尸也此經於春夏則言朝踐再獻於秋冬則言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註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

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鐘爲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日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大司樂圜鐘爲宮條鄭註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賈疏謂據小宰註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八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天地言祼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

圜鍾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註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註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註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大司樂四鎮五嶽賈疏曰爾雅霍山爲南嶽尚書及王制註皆以衡山爲南嶽郭璞註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別名

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如郭此言則武帝在爾雅前予愚按此亦當闕疑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取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生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盡從橫人肺肝

韗鞮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註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知朱註以詩樂竝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即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於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於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於詩成於樂亦將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

矣此特見延陵觀樂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
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要之今日詩樂舊本既亡
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動
賢者之觀聽豈足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歎樂猶之韓
起之歎春秋耳
鬻章云歙豳詩豳雅豳頌鄭註云吹之者以鬻爲之聲愚
按此是舉詩以見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此是舉樂以
見詩
大卜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註
云頌謂繇也疏云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

曰繇愚按今人不知繇爲何義以易比例最明
卜師四兆鄭註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
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
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註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
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愚按此等皆是明於鬼神之情狀
處
男巫有冬堂贈之文註謂歲終以禮送不祥愚按此與方
相逐疫相爲表裏剛柔並用之道也先王之於鬼神一以
人道推之

女巫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註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引論語哭而不歌爲難而以喪家輓歌解之謂是憂愁之歌非以樂而歌然不言喪家輓歌於何時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旱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疏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存

馮相疏謂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註云今歷大歷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大歲則所指又是何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註所不及其說甚是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疏謂考經緯云三皇無文世本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此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愚按雖云蒼頡造字然蒼頡之前必已先有蒼頡特因而增定之耳不然伏羲神農之號豈皆後世所追尊乎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註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註是用其後一解

何楷王周禮註論占夢論庭氏等官最精

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註專以父母之喪言然則非父母之喪饔餼亦可受歟